

銀屏一句錄

陸麗環 著

香港天马出版公司

銀屏一夕錄

## 银 屏 一 勺 录

---

著者:陆昭环

出版:天马出版有限公司

(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)

定价:港币 40.00 元 人民币 12.00 元

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初版

---

ISBN 962 - 450 - 834 - 8/D·31724

(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)



陸昭環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 
福建省著名小说家

# 目 录

惠女(或名:野火在远方)

..... 十集电视连续剧剧本(1)

惠安女(根据中篇小说《双镯》改编)

..... 电影文学剧本(172)

茶王..... 五集电视连续剧剧本(226)

药王与毒君(根据香港武侠小说改编)

..... 四集电视文学剧本(295)

蒲寿庚之变..... 电视文学剧本(330)

跋..... 陆昭环(357)

## 惠 女

(或名:野火在远方)

野火在远方,远方  
在你琥珀色的眼睛里  
以古老部落的银饰  
约束柔软的腰肢  
幸福虽不可预期,  
但少女的梦  
蒲公英一般徐徐落在海面上  
呵,浪花无边无际

舒婷《惠安女子》

上篇: 姐妹 出嫁 轻生

中篇: 苦恋 伤痕 偷情 怀胎

下篇: 重逢 夫妻 回归

## 上 篇

### 第一集： 姐妹

—

美丽海滩。面对群山。

半月形的海滩头，大潮奔涌。惠花和秀姑并行，紧贴海浪边上行走。由远到近。

海浪把细沙刷得渐渐响，浪花的泡沫温柔地舔着她们的赤脚板。

秀姑比惠花大一岁，长得高大丰盈。她们装饰一样，短紧上衣，缎阔裤迎风招展，显得十分潇洒。

惠花突然转身朝秀姑说：“我真想，跳到海里洗个澡……”

惠花将裤管撩起，用小橡皮筋勒着，露出一截雪白的大腿，又转了身去。

二人并列，缎裤紧裹着她们的腰身臀部和大腿，流动的曲线在缎料里熠熠发亮。

突然间，她们站住了。

秀姑：“阿花，村口来人，把裤腿放下！”

惠花：“他们在摆弄照相机。”

镜头正对着她们。

“真照呢！”秀姑这回紧张了。

惠花躲开去，同秀姑手拉手跑过沙滩。她们跨过一条条的地瓜畦，往村边海埔跑了过去。

惠花忍不住又回头，将头巾的一角咬在嘴里，痴痴看了会儿。

## 二

惠花和秀姑走进村子。

这是典型的闽南小渔村。村子对着海，建筑拥挤，一式的石头房子。房子大都四方形，小盒子一样地排在山坡上。山是秃的，只见垒垒的花岗岩。这里有极美的海色，但也有极贫瘠的被风沙侵蚀的赤土地，开垦着黄溜溜的地瓜园。

很少见到男人。（男人有的下海，有的外出做工。）在地瓜园里劳作的，更是清一色的妇女。

一座海娘娘庙也挤在村子中间，从里边走出惠花的老娘赤姆。头上是长长的奇特的发髻和黑纱巾，她脸色忧愁地挎着一个篮子，篮子里只有一束香和一点供品。

秀姑：“阿姆，大嫂的病好些吗？”

赤姆：“你们呀，又跑到港边去玩，那牛犊子可等着用呀！”

惠花：“妈，我们去供销社买一条丝巾，城里女人挂在脖子上的！”

赤姆：“这得多少钱？”

惠花：“我和秀姑姐前二日替人扛埕板上屋，挣了五六元钱。妈，我还给你买个新纱头。”

赤姆：“你嫂又病了，你们还有心专门跑过海去买一条丝巾……”

秀姑：“阿姆，我们午晌就去调教那牛犊子，误不了耕地的。”

赤姆：“这一季，都亏了秀姑帮忙。五谷可打得真艰难。阿淑这

病，怕是断根不了啦！”

秀姑：“求神也求人，得找医生看看！”

“哼，我嫂子舍不得二角诊费，还舍得一元钱合药？妈，我这里还有三元钱，你快同嫂子到卫生院看看去！”惠花掏出钱来。秀姑也掏了掏，把所有零票全放在老妇人的篮子里。

赤姆急颤颤地走进村子。

惠花：“我嫂子过门，一枝花似的。现在，变得一把骨头了。她攒了好多钱，真不知要攒到棺材里去还是怎的！三朝二日，她吵家骂宅，在哥拳头下也死闹，一凑上就没得安静日子……”

秀姑：“你哥性子不好，你嫂年轻时不欠债，也苦了你哥！”

惠花：“嫁个不喜欢的男人，替他生了儿，还得挨打，不如病死了算！”

秀姑：“你呀，脾性和你哥一样，总是死呀活呀的。走，教犁去。”

### 三

她们进入惠花家的石头房，牵出一条牛犊子来。

一群小孩子站在街上看。

“瞧，是小公牛。”

“那个鸟鸟儿真大。”惠花的侄儿阿大（六岁的小孩）用竹竿去挺。

秀姑忙别过脸去。惠花挥手给阿大一巴掌，脸也刷地红了。

小公牛蹦蹦跳跳，秀姑好不容易才用力气制住了它！

惠花：“姐，你的力气真大！像个男人！”

秀姑：“拉住它，我扛犁去！”

惠花离得几步远，拉住小牛。

秀姑扛上犁，又夺回惠花手中的牛绳，说：“你就会说七道八，正经事一点不会，把牛笼口拿着。”

惠花拿着牛笼口，赶上秀姑。秀姑又把牛笼口也挂在自己的犁把子上。

“你要真是个男子，我嫁你！”惠花笑着说。

秀姑站住，叹息一声：“你这痴性子啥时才会改？也不怕人听见……真该用牛笼口把你的嘴也挂上。去，牵牛去！”

惠花上前扬起鞭子，牛犊子小跑起来。姐妹们在后边追赶着，嘻嘻哈哈地笑得直喘气……

## 四

午后的阳光照射在地瓜园四周的岩石上，热气逼人。山坡上没有一棵树，没有一块荫凉的地方。秀姑正全神贯注地教化小牛犊。小牛犊脾气大，不肯入轭。秀姑又是吆喝又是笑骂，总舍不得鞭打它。

惠花坐在山坡上，望着海面发呆，时不时转过脸去看一下，仍不作一声。

牛犊顺路了。秀姑抹了抹汗，说：“死鬼。光在一边看，有了牛，姐妹们以后省得拉犁了。”

惠花：“你就光顾干活，什么也不思不想……”

秀姑默默地拔起犁头，转过脸：“活一日总得做一日。”

秀姑：“那家口呀，连头牛都没有。”

惠花：“要牛做什么？听说兄弟俩走厦门下深圳，一个月赚一台电视机的钱呢！”

秀姑：“你怎么知道他家兄弟俩？”

“他的弟弟还是我初小的同学。”惠花突然低了头去，“他……他一定比他弟弟更俊？”

秀姑笑：“我怎么知道！，他弟弟叫啥呀？”

惠花：“他叫匡明，是个很勤学的学生。”

秀姑：“我那个叫匡力，好像也是老实人。”

惠花跟在犁沟后，讪讪地说：“咱姐妹伴谁不都说嫁了男人受罪，干么大家还想嫁？要是不嫁，咱姐妹们厮守，谁能比我们真心真意？”

秀姑挥赶牛犊，大声说：“你又想疯了，你那个男人连好日子都看定了，就等你这媳妇过门！现在钓石斑鱼卖出国，每年小万元收入！”

惠花：“我不羡慕……”

秀姑：“我知道你羡慕什么，找个工作人，一起溜大街……”

惠花：“乱说！你才羡慕人家，像电视里那个样，当着世界人亲嘴！”

秀姑放下犁，跳过来扭惠花的手臂。两个人咯咯笑着，翻滚在松软而炙热的田地里。秀姑湿透的汗衫贴到惠花的脸。

秀姑蓦地搂定惠花：“好，我就亲个嘴让你看看！”

“叭”的一声，笨拙而响亮。

牛犊甩着尾巴，愣愣看着，又“叭”了一声。

惠花挣扎了一下，嘻嘻笑，唔唔叫。

突然她们俩脸对脸，定了神，彼此瞧了一回。秀姑抚摸她的秀发，用嘴蹭着她的脸颊。

惠花抬头，在秀姑唇上轻轻一咬……

“呀呀呀，你这死鬼，怎么咬人啦！”又是秀姑的声音。又爱，又嗔。

秀姑爬起来，整理一下头巾和斗笠。

惠花摊手摊脚躺在地里，望着青色的天。

秀姑摸了摸腮帮，不觉羞红了脸，咯咯地笑着，拉扯着惠花埋怨道：“你这人呀，说你痴，你还真痴呢！”

惠花坐起身来，她从怀里掏出一面小镜子，理理头巾、头发和衣裳。

镜子里映出惠花的脸。(化出)

## 五

六年前。

十二岁的惠花对着小镜子扎小辫子。

四婶婆进门来。她戴着罕见的发髻，髻上插着八根铜簪子，有四根系着珠子，另四根顶上用铜片剪成刀戟形状，闪闪发亮。

赤姆迎了出来。

四婶婆：“成啦，这是门美亲！”

两个老妇人坐下。四婶婆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包，红包上写着“惠花生辰”。她把红包交给赤姆，说：“奉敬在那边祖厅上三日。三日内，男家人丁没头烧耳热，灶前没打破碗碟，是大吉兆。那边人家送了大礼！”

小惠花似乎没大听清楚。她出神地望着四婶婆的头饰，头饰随老妇人的讲话抖动。小惠花生怕那满头刀戟会突然掉在地上。

赤姆：“阿花，过来。”

小惠花走上前。四婶婆牵过惠花的手，从怀里掏出一双银镯来，替她套上。

四婶婆：“好美的姿娘，配得上戴这定亲银镯子了。”

小惠花慌忙低下头去。(化入)

## 六

现在，成年的惠花低着头，愣愣地看着手上那双银镯子。

惠花下意识地双手交叉，让手镯撞了撞，听银镯清脆的声响，脸上露出一丝惶然的笑意。

她又慌忙低下头去。

秀姑偷偷地走近她身边来，突然拍了一下她的斗笠，拉扯她起来，说：“你这心肝媳妇。快起来，迎嫁的人进村啦！”

惠花起身追赶秀姑。两人咯咯笑着……

## 七

村子外边的海滩。天蓝，海蓝，深蓝和浅蓝相衔。沙滩是白的，通往远处海边疗养所的建筑工地，那里有高楼的影子。

沙滩上的硬沙埭，开满无数黄色的小花。黄、蓝、白在这里形成很协调的色彩。

惠花和秀姑在—批渔女阵中，站在海边上。

沙滩上，一群人正从海上“引魂”过来。七八个渔女哭着，摇着手帕，跟在几个老妇人背后。有谁举起一个引魂竿，歪歪斜斜地抖动着。

惠花和秀姑脸上露出悲戚神色。

—长列的人从她们面前经过。

秀姑：“走吧，是前村死了一个姐妹，跳海的。听人家说，这女的性子刁。”

惠花仍愣愣站着：“这女的我认识。前个月讨小海，还问我敢不敢下海洗澡？她水性那么好，怎么会死在海里？”

秀姑拉惠花就走：“要死还不容易，脖子上挂块石头，就浮不上来啦。”

她们默默地踏过硬沙埭回到地瓜园。

惠花又回头，看着那队远去的悲伤的人群……

## 八

姐妹俩在地瓜园里干活。喇叭形的薯花在绿叶中很不显眼地开放着。

她们把地瓜藤蔓拉扯到畦上。

惠花时不时抬头，望着那西边海岬她家的悬崖老屋，又出神地望着碧波粼粼的大海，她的眼神十分忧郁……

突然间，两个小孩子跑过山地来，远远地就嚷：“惠花，阿嬷叫你快回去！”

惠花和秀姑停住了活儿。

惠花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惠花的侄儿阿大跑到跟前：“阿姑，我爸和我妈又打起来啦！阿嬷叫你快回去！”

秀姑叹口气：“这可怎么办？”

惠花：“又不是一两次了。做这样的夫妻，可真活受罪！”

秀姑：“走，我跟你去瞧瞧。”

姐妹俩一前一后，返身下山。

## 九

惠花家石头房。

石头房阴暗的前厅供着海娘娘的神位，还燃着香。娘娘在袅烟里慈祥地笑着，注视着眼前的情景。

赤姆幽幽哭着，轻声呼唤她早死的老伴，醒着鼻涕，却不来劝架。

一只细瓷碗砸碎在地上。阿雄虎虎地站着。小天井旁，两个老妇人扶着哭闹的惠花嫂子。嫂子阿淑长得瘦单单的，拢着件染满尿渍的吕宋南旧阔裤，挺着一个生育后再没缩紧的肚皮和肚脐头。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哭喊：“你这短命！我活了三十五，替你养儿养女，还任你捶打！我，我自己死去！”

秀姑的母亲三姆细声细气地劝：“男人是火性，咱女人是水性。不管怎么说，总得咱妇人退让。瞧这打了细碗，还不是靠男人他去买！”

四婶婆劝道：“你呀，三十五岁了还想不开，不打不骂不成夫妻嘛！”

惠花已冲进门来，走到阿雄面前：“哥，你来两三日，又吵家闹气。嫂子还病着呢！”

赤姆：“千来万去是我不对。那几元钱，是惠花出小工赚来的钱哪。我没说清楚……”

“这女人，一分一厘也算计！你积钱，你积钱好买棺材去！告诉你，这家是老子的，你还嘴硬！”

三姆：“你也少说两句。少说几句也少不了你的理。”

四婶婆在教训阿淑，拍着巴掌说：“男人总是男人，打你几下，算个啥大事！气坏他身子就不得了！你要认命呀，月光晒不了谷，女人总是女人！瞧瞧前村跳海那个，气盛，死了活该。谁都这么过来，偏她兴新式，死一百个才五十双！”

惠花拉住四婶婆：“婶婆，你也歇着吧。”

秀姑过去扶住阿淑，阿淑幽幽哭着说道：“当初进这个家，我也是一枝花似的。这是前世冤孽呀！”

四婶婆反倒咧嘴一笑：“观音像前多烧柱香，后世做个男人，还不也打老婆！”

惠花盯着四婶婆看，她的脸上满是忧愁的神色。

## 十

祠堂门口，渔妇们在收拾晒干了的海带。

这是一个近海沙滩头。海带养殖的波面上，浮着排列整齐的很多浑圆的浮球。它们成网状地系着海带在波浪里漂摇。远远望去，

极有风趣。在这些浮球之间，有一两舢舨在行走。

沙滩上。涉着海水的姐妹，一对一对，用粗杠子拖着黑褐色的鲜海带，往岸上扛。惠花和秀姑也在其间。

这边大岩石上。四婶婆、三姆、赤姆都在晒海带，把新上岸的海带搁在沙石上……

惠花和秀姑又拖了一扛来到跟前。

赤姆用手遮阳：“你们姐妹歇会。瞧秀姑，山里海里，总帮着你干！”

惠花拉秀姑，在有凉荫的岩面上坐下。

## 十一

四婶婆对赤姆说话：“我说的是老话，当年我给你儿子提亲事，就知道犯了事啦！”

赤姆：“生辰八字倒是合的。”

四婶婆：“你懂个啥！生辰八字送你家头两日，是好好的，可第三日，不就出了事了吗！”

赤姆：“我记不起有啥事。”

四婶婆：“你家当时不是有只猫，吃了农药毒死的鼠，牵肠刮肚地死了。那是只金丝猫，怪可怜的。你怎么忘了？”

赤姆：“那是……那是第四日死的。”

四婶婆拍了巴掌：“可吃药一定在第三日晚上，没过子时，就不算祥兆。这十几年，我记挂着，幸好死在第四日。不然，你儿子那门亲事，我是断然不能做媒的。”

惠花禁不住朝秀姑撅一撅嘴巴。

秀姑：“四婶婆，惠花这门亲事你看又如何？”

“这是门好亲，好亲！申子辰相会，宜家宜室。丁家分船到户，这二年发了，就应这大吉兆！”四婶婆咧嘴笑，看着惠花。

惠花的嘴撅得更高，捶秀姑一拳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拿起扁担就走，秀姑笑嘻嘻地跟上。

四婶婆斜眼看了看：“两个结拜姐妹伴，住在那崖边独屋里，你们两个老人放心？”

三姆：“住在这好邻居家，我啥不放心！”

赤姆叹气：“她嫂子老闹分家，惠花就只好住到老屋去。还好，有秀姑在，她不比惠花任性。”

四婶婆用手去撑住头上摇摇欲坠的刀戟，叹息言道：“当今女子呀，出小工看电视，心渐渐野了。这风气也一天不如一天，总得提防点。”

## 十二

海岬崖岸边。

这里是沿海突出地，原有两排老屋，朝东面海，后边是宗族祠堂。海岬的崖面受潮浪侵蚀，断层一代代向里溃崩，逐渐形成这么个悬崖，并将村里居民区往山坡上逼。

惠花和秀姑住的独屋，木构式，低矮，青藤缠绕。房子打扫得十分清洁，地砖有裂缝。

晚上，卧房灯火如豆，照亮那姐妹合盖的一床百纳被，黄条纹帐撩起一半，有两个皮枕，床是雕花大床，呈铜锈色。

惠花在张罗洗沐，这是她的习惯。她提了一桶清水进房，倒在水盆里。此时她心情畅快自在，对着一盆清水站着。

她摘去斗笠，解下头巾，又在镜子里细细端详着自己。过了一会儿，她才将镜子倒扣下去，站起身来解衣，脱去窄小的上衫，将胸前那条长长的白布解开来。她吐了一口气，慌忙将灯火熄了。

月光如水，惠花看着自己那丰满的乳房在轻轻耸动，把脸埋在水波里细看自己的肉体……